

● 李成年 著

三
湖
漫
筆

蓝天出版社

三湖漫笔

李成年 著

蓝天出版社

(京)新登字126号

三湖漫笔

李成年著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14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788133 6784244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38千字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081—559—5/Z·156

定价：5.00元

《三湖漫笔》序

李庚辰

李成年同志的文集《三湖漫笔》就要付梓了！听到这消息，我心里分外高兴。倒不是像魏文帝，真的将著书立说看成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实在是觉得成年的大作能够刊行于世，与别的作家比起来，显得更加不易，也更加难能可贵。

不了解成年情况的人，是体会不到我说的“难能可贵”的涵义的。

而我是了解成年的，我是感觉到了的。

我和成年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文革”动乱的年代里，他作为空军报记者到武汉采访，我作为武汉军区空军新闻干事负责接待，二人一见如故，遂成至交。1967年底我也调到空军报社，而且与成年同在一个部室，这样，朝朝暮暮，日日月月，不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也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又成了无话不谈、志同道合的亲密同事。即使在那“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里，尽管隔墙有耳，“小报告”成风，我们也能躲进小楼，畅言无忌；哪怕

是发“文革”的牢骚，骂“造反派”无耻，以至指点江山，详论国是，全不担心对方“出卖朋友”。因为，我们都属于那种“剖心可见胆”一类人，宁为知己死，决不会卖友求荣的。就连那年头年青人最难启齿的恋爱婚姻问题，我们也都是毫无保留的向对方“坦白交待”，而且相互引为“高参”的。因为我们爱读书、好思考、不大人云亦云，尤不会拍马溜须，跟“造反派”瞎起哄，向权势者投机钻营，因而都被视作“路线觉悟不高”的“业务干部”，只可“使用”，不可“重用”。我们也乐观其成，乐此不疲，有人监督时“埋头编稿”，无人看管时抓紧读书。我们不想当“造反英雄”耀武扬威，也无意仕途经济出人头地，只想拿各种知识充实自己，以求厚积而薄发，干点不违心、不悖情、不负志趣爱好的实事。一晃“携手十年”。1977年，我调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后，由于分住两地，我们又开始了“热线联系”……

没想到，在我调离空军后，一向醉心于读书治学的成年，不知被哪位领导看顺了眼，身不由己地竟被推向了仕途，而且出人意外、也出他本人意外地居然会官运亨通，由科长、处长、部长而当上了主任什么的，十几年间，竟由普通干部而成了军级干部，扛上了金光闪闪的少将肩章。对于成年的做官，有的朋友认为是“哥儿们的光荣”，老实说，我倒对此不以为然。成年的夫人苏凤云女士与我所见略同，也不时流露出对他高官厚禄之不屑。我们倒并非故意贬抑他，实在是觉得他做官太可惜。诚然，成年在具备文学才情的同时，确也具有办事准确、人情练达的做官的素质，不可与“做个才子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的李煜先生论列，但也确有他“可怜”的一面：可怜他因此将不少宝贵时光用到了官场应酬、

管人理事去了！如不然，凭他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学艺术功力，完全可以写出更多更多、更好更好的文学作品来；倘若专攻杂文，一定会是一个有更大成就的、影响深远的杂文家。可惜人只有一个脑袋，分身无术，鱼和熊掌只可取一，他就不能不在“文章千古事”上做出舍弃和牺牲了！这，于公于私，是利是害，很难算得清楚；而在我看来，不管于国于民于公于己，都是不见得合算的。

自然，成年对此似也有不甘心处。这正是这本《三湖漫笔》得以成书的动因。他是很难完全割舍他所钟情的笔墨的。无论从个人爱好说，还是从社会责任论，他都不忍心丢弃他那并不乏力的笔。于是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在送走了找到家里诉说衷曲、谈论问题的下级干部之后，哪怕眼皮沉重，昏昏欲睡，他仍要强打精神，笔走龙蛇。就是这样，他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在别人酣然入梦的宁静中，顽强地、艰苦地一点一点写下去，写下去，尽管不很多，却很苦，很累，很不容易！我说他“难能”，就“难”在这里，难在没时间写而强写之，不暇深思而强思之，难有所为而强为之。他比别的作者是吃了更多的苦，受了更多的累的；我说他“可贵”，也就“贵”在这里，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的是一颗对祖国、对人民的火热的心，对我们民族和社会的强烈的责任感，是一个夙志不泯的中国文化人生生不息、百折不回的重道敬业、执著拼搏的忍苦奋进精神！自然，从深层来看，似也折射着作者为了尽忠职守而不能尽情于他所挚爱的写作事业的彷徨和苦闷，而这，完全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还好，正是由于他心有不甘，志有不忍；由于他的坚持不懈，执著拼搏，尽管断断续续，时断时续，总算点点滴滴，不绝如缕，终

于集腋成裘，汇成大著。这是值得热诚祝贺的！在成年，则可据此宽心慰意了。朋友们说他“做官作文两不误”（其实是有有所误的），吃了“熊掌”又吃“鱼”，虽是玩话，却也不是毫无道理。

成年将大著命名《三湖漫笔》，反映了他这个人的浓重情感。熟悉成年的人都知道，他时时不忘养育过他的微山湖畔的田园农舍，那是他的根。他那农家子弟的朴实憨厚迄今仍不见稍减；他更不忘培养、锻炼、造就他成为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八一湖畔”那座空军司令部的“喷气式”大楼，在这里，他于人生的阶梯上成就了耀眼的辉煌，从一个农民的儿子，由我军队伍里的普通一员，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他又十分陶醉他今天安居在侧的北京昆明湖！时如隙驹，“廉颇老矣”，他将在这山青水秀、天高气爽的宜人处所，谱写出人生交响乐的最后一章。可以说，“三湖”是他人生之旅的三大站，是他出发、登临、休栖的三块宝地。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到、想到他一步步前进的脚步！

限于篇幅，对成年作品的本身，已不能说更多的话了。但有一点是十分明显的：由于他身处领导岗位，许多文章都是结合工作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很有针对性的有感而发，因而极其实用性。他是将做文章与做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有些文章，像谈论写作的、军事摄影的、如何抓典型的等，则更是直接对部队有关工作的指导性言论。就杂文写作而言，成年的许多文章不乏巧思和匠心，亦颇得杂文写作三昧。他十分注意运用形象说理的法门，一点入手，由小及大，小中见大，将玄远或繁难的大道理，通过因借事由生发议论而形象具体地展示给读者，使人从中受到感染和启迪，像《牙疼一

得》、《说“猴性”》、《崔秀镇的“三问”》、《话说“老蒿”》等，均是这样的佳作。

成年的杂文也不乏机智和哲理，比如《山矮人高》就是由游青城山时看到的一个横幅上书写的“山矮人高”四字而纵横联想，联系“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和“水下先锋艇”蹈艰历险的先进事迹，论述了只要万难不屈，任何困难终将被人踩在脚下的哲理大道。他用“人”和被人踩在脚下的“山”这一杂文形象，写出了一篇意味隽永而热情洋溢的“歌颂性杂文”，给人以一唱三叹、余音绕梁之感，颇见其为文功夫之成熟老道。

当然，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收入这本书的文章还不是很多，而以成年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本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但时势既可以造就出将军，也可以造成遗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而一个工作上的大忙人能写出这些来，无论于作者还是读者，都该满足了，我想。

1994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李庚辰 (1)

随笔杂谈

| | |
|-------------------|------|
| 牙疼一得..... | (3) |
| 说“猴性” | (5) |
| “还债”与“讨债” | (7) |
| 诤友难当更须当..... | (9) |
| 如何对待“过头话” | (11) |
| 革命者的时间观和生活观 | (13) |
| 假碰真时真治假 | (15) |
| 跳过自己的新高度 | (16) |
| 红一定要专 | |
| ——学习吕士才事迹有感 | (18) |
| 关于“梁山”的随想 | (20) |
| 由“填沟”想到“筑城” | (22) |
| 皮匠、诸葛亮及其他 | (25) |
| 治治“政治冷漠症” | (27) |
| 祝你精神健康 | (30) |
| 问·想·干 | (32) |
| 包袱与脚印 | (34) |

| | |
|-----------------|------|
| 提倡自我牺牲精神 | (36) |
| 崔秀镇的“三问” | (38) |
| 多难兴才 | (40) |
| 我对“拚命三郎”的看法 | (41) |
| 切实负起做父母的责任 | (42) |
| 话说“老蔫” | (44) |
| 同样都是当过兵 | (47) |
| “思”勿“邪” | (49) |
| 添个书架如何? | (51) |
| 新年话“新” | (53) |
| 买路财·问路费·“洋劳模” | (55) |
| 多为普通群众着想 | (57) |
| 为“顾客剪彩”喝彩 | (59) |
| “没接到通知” | (61) |
| 让“上帝”行动起来 | (63) |
| “洋月亮”也有不圆时 | (65) |
| 随思录 | (67) |
| 从李林甫到康老大 | (69) |
| 为官欲太盛者画像 | (71) |
| 与群众近些再近些 | (73) |
| 山矮人高 | (76) |
| “哭丧婆”、“初恋公司”及其它 | (78) |
| 乌鸦与孔雀 | (81) |
| 可叹痴女阮玲玉 | (83) |
| 何以解忧? | (85) |
| 从“出钱买构想”谈起 | (87) |

| | |
|----------|-------|
| 从听书到读书 | (90) |
| 从听书到看戏 | (93) |
| 夜行异事 | (96) |
| 二十年余热莫等闲 | (101) |

写作漫议

| | |
|---------------|-------|
| 写作能力哪里来? | (111) |
| 影响写作一本书 | (114) |
| 贵在打好基础 | (118) |
| 一条重要的成才之道 | (121) |
| 挖深井才能得甘泉 | |
| ——漫谈提炼主题 | (124) |
| 注意“思想火花”的积累 | (126) |
| 七次量衣一次裁 | (128) |
| 为这样的“豆腐块”拍手叫好 | |
| ——评《节日戴上大红花》 | (131) |
| 莫给别人帮倒忙 | (133) |
| 假作真时真亦假 | (135) |
| 短文写作二题 | (137) |
| 在“短而精”上下功夫 | (140) |
| 努力开发我们的新闻资源 | (143) |
| 学习鲁迅的治学精神 | (146) |
| 我读《热血冰山》 | (148) |
| 正视现实，旗帜鲜明 | |
| ——访李庚辰 | (150) |

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154)

放言散论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 (159)

看准目标，苦干实干 (161)

学习雷锋的内在动力 (163)

军队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 (165)

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关系 (168)

抓好典型宣传

——在军事宣传座谈会上的发言 (171)

建设一支力量雄厚的摄影队伍

——在军事摄影座谈会上的发言 (175)

世事沧桑话笔缘

——代后记 (181)

随笔杂谈

杂文是最锐利、最快捷的思想武器，可以直抒胸臆，激浊扬清，针砭时弊，有补于国事政事，有益于社会人心。

随笔乃散文之一种，近似于杂感或杂文，而又自成一体。其行文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纵横捭阖，别有蹊径；谈天说地，皆有文章。



牙疼一得

俗话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了命。”过去只是耳闻，最近才有了体会。

一天夜晚突然牙疼起来，一开始没在意，不想越疼越厉害，竟觉得半边脸都发烧发胀，火辣辣的，疼得我辗转反侧，折腾了一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顾不得吃早饭就跑到了门诊部。医生问我哪里疼？我说右上牙疼。可检查结果，右上牙未见异常，却在右下牙上发现一个烂洞。我觉得很奇怪：分明是上牙疼，医生偏说病在下牙，是否看错了？医生解释说：“得了牙髓炎，患者自己是难以定位的，这叫病不自知。”

这解释使我服了气。因为我患别的病时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其实，这种“不自知”的情况，又何止肉体上的疾病，思想上有些“病”不也同样“不自知”吗？比如有的同志，虽然觉得自己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根子在哪里？症结何在？自己往往不甚了了。原因就在于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容易作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这也叫做“当局者迷”吧。这就需要请几位“思想医生”来帮助自己“会诊”、“定位”，对症下药。

问题是，人患了思想病，未必都像患了牙疼那样疼得睡不着觉，非要立即求医不可。相反，由于不那么急切，有

的人倒成了讳疾忌医的患者。他们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不管是否“定位”吧，自己说说还可以，甚至可以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但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尤其听不得当面鼓、对面锣的尖锐批评。他们或一触即跳，或貌似听了进去，实则耿耿于怀，长期扭不过劲来。其原因：一是觉得丢了面子，下不了台；二是心存成见，不管人家说得对不对，总认为是“不怀好意”；三是对真正能触到病根的批评，则害怕疼痛，难以忍受，于是瞪眼顶了回去。这次医生捅我牙上那个烂洞时，我便觉得一阵钻心疼，差点从坐椅上跳下来。要不是医生命令我坐好，往烂洞里面上了些药，说不定我现在还手托腮帮“哼呀嗨”呢！可见，这样治疗中的疼痛是触及病根的反应，是接近痊愈的征兆，不是坏事，是好事。因此，当你听到尖锐批评，感到难以忍受的时候，一定要挺得住，坐得下，听得进，这才有从根本上改正缺点、错误的希望。

我想，在党的生活会上，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如果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有“得病急求医”的态度，不怕疼，不怕丑，虚心、诚恳地欢迎大家来给自己“会诊”、“定位”、“处方”，乃至动个小手术。那么，思想上的“病菌”就能清除，缺点、错误就能改正，就能达到提高思想、振奋精神、端正党风的目的。

说“猴性”

报载：一位军医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潜心于科普创作，编写出版了 200 多万字的科普读物，上级党委给他记了二等功。于是一些人眼红了，或指斥其为“暴发户”，或埋怨院党委“屁股”坐歪了，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

读了这篇报道，我不由闪出这样一个问号：假如这位军医在工作之暇钓鱼、下棋、打扑克，不去搞什么科普创作，或者搞出来的东西别人不赏识，书店不发行，领导不奖励，那么这场“风波”可能就不会发生，彼此就相安无事了吧？可见：“风波”骤起非别故，皆因出名冒了尖。

这使我又不由想起鲁迅先生那篇“谈猴”的话来。在讲到人为什么能够变成人，而猴子终于还是猴子时，鲁迅曾有一段颇为幽默的议论，说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这番话的科学依据如何，自然不必较真儿，但它却向我们揭示出一个道理：“猴性”可怕、可悲亦可恶。

据说人类是由猴子变的。自然，这应是另一群猴子，而不是对想“站起来”的猴子视为大逆不道并咬死之的那一群。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一脱离猴界，就毫无猴性了。事实上，直